台學統

台學統卷二十九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七　明儒三

忠節王靜學先生叔英

明史列傳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叔英固辭歸二十年以薦爲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多惠政歲旱絕食以禱立應建文時召爲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罰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證古今可見之行事又曰太祖除姦剔穢抑强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𤻲去草嚴或
傷禾稼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
帝嘉納之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京城不守會
齊泰來奔叔英謂泰貳心欲執之泰告以故乃相持慟
哭其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更衣冠書絶命詞藏
衣裾閒自經於元妙觀銀杏樹下天台道士盛希年葬
之城西五里其詞曰人生穹壤閒忠孝貴克全嗟予事
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
案對之不下咽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
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
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旣

已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燕王稱帝陳瑛簿錄其家妻金氏自經死二女下錦衣獄赴井死叔英與孝孺友善以道義相切劘建文初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酈信如平勃任如蕭曹莫得閒焉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樂其利難行而行則

從之也雖而民受其患時井田雖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無濟實事爲燕王藉口論者服叔英之識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

儒林錄王原采先生名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初冒母陳姓後乃復王篤志力學洪武中同方正學楊大中葉見泰林佑並徵至京固辭還鄉因與正學友善相切劘賢名籍甚二十年薦授僊居訓導三十年改淮安府學考滿擢知漢陽縣著惠政遇旱禱雨與神約三日不雨至四日則自減一食五日減二食至六日不雨當絕食飲水以俟神之顯戮不忍見斯民飢死而己獨生是夕即大雨連三日不止慮其爲潦也復禱晴於神如前

誓是夕果開齊邑人大悅建文元年正學柄用欲復井田先生貽書力阻之略云方今明良相遇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君子之用世所以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尋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謹好惡辯邪正納諫諍審材否愼刑賞明利害定法制而卒論創守相成寬猛迭濟之宜上嘉納是時朝議削宗藩急紛更先生上疏曰太祖高皇帝除姦剔穢抑强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急於去病或傷其元氣嚴於去草或損其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養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

培養其根荄上不省靖難兵起先生奉命募兵廣德未幾燕兵渡江郡人皆散去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先生疑其貳志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以故乃釋泰圖再舉已而臥病僧寺知事不可為乃起沐浴具衣冠賦絕命詞復書於案曰生既久矣竟何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死時年未四十死後妻金死於獄二女死於井弟元默捕斬剉屍幼子遣戍大同天台道士謝希年受遺囑葬先生於廣德城西五里祠山之麓先生自少以孝行稱既出仕好獎拔善類嘗表薦楊士奇於朝士奇由此召用正統中士奇題碣曰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而祭以文略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

之行綱常允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成化間莆田周瑛守廣德嘉靖初安福鄒守益謫州判皆修其墓崇禎末補謚文忠

黃綰王靜學先生傳先生姓王氏諱元彩字叔英按諱字互易號靜學黃巖人也少孤因母嫁陳氏故或稱陳元彩實王氏也居亭嶺今屬太平縣洪武中爲仙居教諭陞漢陽知縣革除初以薦爲翰林修撰與正學方公先後被召或云正學薦之嘗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愼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當時急務又曰太祖皇帝除姦剔穢抑鋤強梗若醫之去疾農之去草然急於去疾或傷其體膚

嚴於去草或損於禾稼體膚疾去宜養其血氣禾稼草去宜培其根苗又論行限田法如此此者數千百言初在漢陽時聞正學先生被召貽書曰子房於高帝察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陵勃任如蕭何不得間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於文帝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才也皆規風正學甚至識者以先生所見又踰於人矣此入朝與正學相期身致三代之治未幾太宗皇帝入繼大統先生與正學皆死之時先生方募兵廣德將進適尚書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為遂止退館於祠山道士以死自誓此死作絕命辭有曰嘗聞夷與

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又書案曰生既久矣媿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以斃裹金置道士所治棺中夜起沐浴冠帶經於庭之栢月明犬吠隸人啟戶視之先生死矣道士遂以其棺斂之爲葬於橫山楊文貞公士奇過廣德題其墓曰嗚呼修撰王公之墓道士姓盛名希年亦黃巖人義士也隸人上其狀與方先生死先後日耳邏捕其家妻金氏死於獄二女死於井殉先生云余聞諸父老云楊文貞公布衣時主塾漢陽村落中先生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革之後久不聞此矣異之入視爲文貞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編文貞作也爲題曰此公輔器也何避爲邀致薦

之嘗讀文貞他文有曰予素與先生相知審理之除賓其所薦又文貞與人手簡曰昨得王大尹文字讀之說理甚精且有法度愈讀益有味羈旅中何幸遇也王尹者先生也又東里小傳曰文貞少遊湖湘漢陽府學聘爲訓導不就則父老所傳及文與簡所云蓋漢陽時事府學之聘亦先生薦之耳至入朝又薦之又聞云鄉人張璣者嘗遊先生之門正統間歲貢入太學文貞詢其後鄉吏以璣見公待之甚厚後爲定涿二州同知初先生有幼子名某謫戍大同因璣語知文貞以百金與鄉人孟範訪得之又以金若干遺揚州教諭某人使教誨之久而學不成返諸文貞又益金若干再使教之卒無

成文貞曰奈何抱之痛哭廼復與金若干遺之遂不知所終孟範後爲治中云亦云文貞薦之嗚呼先生不負國文貞亦不負先生矣弟元默變姓名匿於京城商旅中會鄉有金寬者識之告太宗捕而斬之剉其屍今其後亦不聞有顯者先生所著有靜學集傳於世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用世儒也

論曰先生與正學先生生當興運懷經綸之志然卒皆不究厥志殉義以死悲夫嘗聞太孫聰明好古篤信儒術志欲以周官致治竟失天下遁死果天命然乎抑人事也余於是益感君臣相遇之難又信祖法之未可以輕議也讀先生貽正學書爲之三復流涕者久之嗚呼

識慮遠哉

忠節翰林修撰靜學王先生行實 太平葉良佩撰 靜學文集附錄

先生自幼篤學力行常以古賢人君子自期洪武初以薦辟任仙居訓導改德安任滿陞漢陽令遇旱絕粒禱雨有惠政及民革除年方正學先生召爲講官銳志議行井田公移書勸止之已而公亦召入爲翰林修撰乃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公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賞刑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高皇帝除邪剔穢抑强扶弱如醫者之治疾農夫之去草夫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其禾稼固自然之勢也然體膚疾去之餘則

宜調燮其血氣不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
然之理也識者知其爲經濟遠略云永樂初靖難師起
先生奉旨募兵廣德無何而成祖渡江兵部尙書齊泰
來奔先生曰泰貳矣令州人執之泰至告之故乃釋泰
圖再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於是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
并自贊於案而死臨終時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
可葬我祠山之麓卒收葬之希年本台人棄家爲祠山
道士云尋有詔治姦黨夫人金氏瘐死獄中二女亦投
井而逝或上其所賦詩上曰彼食其祿宜自盡厥心耳
置不問楊文貞公士奇寔公所薦公旣沒文貞追題其
墓曰嗚呼故翰林修撰王先生原采之墓申以言曰先

生學醕行正守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又曰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論者稱爲口實成化中莆田周公瑛知廣德爲修其墓今嘉靖己亥曾侯才漢復請於司府乃建忠節祠黌宮之旁以祀先生復建貞烈祠以奉夫人金氏并二女焉時會侯暨郡守南康周公遂請方伯霞山蔡先生爲之記

贊曰先生與正學方先生同志同道卒同死革除閒或問革除之死臣艮佩曰靖難之仁博猶文考之有武王也死事之義貞猶牧誓之有夷齊也二者勢異而功同然則先生可無憾哉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修撰王叔英黃巖人募兵廣德

聞京城陷自經死妻金氏自經二女投井見明史及輯覽通諡忠節

忠節祠記 臨海蔡瀚霞山撰 靜學文集附錄

嗚呼此吾鄉先哲修撰王先生祠也先生名叔英字原采別號靜學自少有氣節初本黃巖人今分隸太平洪武中以爲漢陽令革除初召拜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皆經國遠猷切裨世政會靖難師起因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并自贊於案遂自縊以死時年未四十按先生以洪武二十年春任仙居訓導其時年當三十餘矣越十六年壬午當云年未五十耳四字誤也祠山道士台人盛希年收葬祠山之麓尋有詔治姦黨妻夫人金氏斃於獄二女投井而逝嗚呼

貞哉正統中少師楊文貞公士奇始表其墓既而廣德守莆田周公瑛大庾劉公節暨義士濮鉅相繼葺理塋祠漸備世傳幽光備名臣諸錄及靜學東里諸文集具載可考乃者太平令泰和曾才漢秉義敦化遂旁求先生遺裔樹主為恆念邑無特祠為缺典議創興作適立守南昌朱公世忠按部請允而贊其決焉乃即校鄰隙地作祠因忠節明先生近聖人之居無媿乎讀聖人之書斯以風厲人人不徒便於展敬而已時復建貞烈祠祀金氏夫人并二女焉會侯檄郡守南康周公議以克協徵予為之記嗟夫有天下之大故常與變也有綱常之大故忠與邪也有一身之大故生與死也當夫群

折江河勢崩雷電之際變斯極矣藎瘁報國蹇蹇靡騁
忠有餘而力不逮雖欲爲東海之蹈西山之餓勢有所
限而義且不可邪而生不若忠而死食焉不避其難固
其所也他復何爲哉於時台士立朝者一死於人一自
死之均一絕命之詞均一從容就義正學方公靜學王
公跡雖異而心無不同同一正氣之所爲也非其養之
素充講之素明安能處常變酌經權而光明俊偉之若
是耶迄今垂二百祀而始表揚於其鄉無乃有數存其
間乎而後鄉人士仰忠節之祠而臣子有所法瞻貞烈
之祠而閨閫有所效典制具在非細故也爲此舉者其
教本識治者歟嘉羨太息之餘爲之秉筆而不辭仍識

先生絕命詞并贊語於碑陰使篤信好學之士有所攷
云

祭王靜學先生文　楊士奇

維大明正統六年歲次辛酉八月朔十有六日己卯門
生廬陵楊士奇敬以清酌庶饈之儀致祭於故翰林修
撰靜學先生王公之靈曰嗚呼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
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
其明倏爾歸泉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川之
藏既固且深薄陳觴豆神其來歆尚饗

修撰王公贊　謝鐸

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

□樂堂刊

孤竹子不惑眾見百世以俟豈無周粟無原作其食薇乃甘我餓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遺書

靜學文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明王叔英撰叔英名原采以字行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佑並徵至叔英固辭還鄉後以薦官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建文時召為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會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為乃書絕命詞自經於元妙觀邏捕其家妻金氏及二女并殉焉事蹟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忠節史稱叔

英在建文朝嘗上資治八策又稱方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之書曰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受其利難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云云今是集三十篇僅存序記二體而所上八策及貽孝孺書並無之按徐敬宇跋稱楊士奇嘗欲纂集叔英之文求無完本深悼惜之成化年有謝世修者欲募刻以廣其傳蓋搜葺重編非其舊本卷首林佑序作於洪武中者乃後人所錄入非即爲此本作也叔英嘗自云趙孟之貴非所慕陶朱之富非所願使吾文如聖賢是吾心也今觀是集大抵

皆規橅昌黎稍失之拘而簡樸有度非漫無裁制者比所存雖少已可以見其生平矣前有黃綰所爲傳稱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爲用世之儒蓋不誣云

棻按靜學文集二卷初刻于成化壬辰邑人謝省爲後序徐孚爲跋謝文肅赤城新志云靜學集黃巖王叔英著有刻板藏邑指此本也衡守徐孚定之刻于衡州再刻于萬厤丙子知太平縣事翁仲益爲序益以漢陽祈雨文三首及黃綰所爲傳三刻于 國朝康熙乙酉至庚寅始刻成太平參將郭鎮邦爲序四刻于嘉慶甲子迂江齋孫王秉乾王永等捐刻 國邑人項調陽爲序補明利害策一首資治八策之一及附弔謁詩七首棻復據赤城論諫錄補資治

策八首并序一首明利害策已見項本釐爲三卷而附序跋傳記等十六首并附詩七首爲首末二卷計共五卷云

四庫所收蓋只上卷序記三十首而無下卷傳志書說等三十一首及詩十五首故無貽正學書也又以徐孚爲徐敬孚不知世修爲謝省之字皆似失考今與方正學書具在下卷又補資治八策於先生之文亦稍備矣光緒辛卯十一月九日邑後學王棻謹識

靜學齋文集序

臨海林右公輔撰　　赤城後集三十二

天之與人富貴名壽皆不甚惜至於文章則甚惜之何也一代之興位列上公土封大國名滿天下而年至上

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士不過三數人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寶其文而傳之者無幾人以天下之大能者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者又不過幾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於世若是之寥寥也於乎我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賢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於無生無於有世之顯者可使之沒世之沈淪者可使之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議鬼神不可得而知浩浩乎與天地爭功能蓋天地非聚夫至精至純之氣不足以生斯人於世雖欲不惜之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惜之也甚故生之於世也少理數然也今夫生數百萬於天下者何損天地之氣

而天地之氣必因文人而泄將欲不惜之可乎而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草莽則號呼於人見夫豪官勢人甘於奔走不暇殊不知彼可尊我可賤我也天何生彼之多生我之少也生之也少則我之尊於彼者多矣雖在飢寒之閒猶爲可貴而乃爲彼屈抑何不自惜之甚哉予觀古今文人其不屈者鮮矣雖韓文公之賢猶不免此是以未嘗不爲之太息也陳君原采之文其嚴重也如大儒之執禮周旋必中矩度其和通也如巧夫之呈技斂散反復機括轉移之閒又非在己者求之於世如原采者無幾人原采嘗言趙孟之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所慕使吾文如古聖賢是

吾心也其氣節庚庚略不爲勢家所屈疾風破屋斂衾而坐誦猶不止原采豈無人心哉蓋天之所以與我者甚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自重者非恃吾所有以驕慢人世廼所以重乎天也昔傳欽之名堯俞別本作章子厚非欲見陳后山知后山之貧也懷金往見一談之頃金竟不敢出甚矣欽之之知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今誦后山之文不衰原采其后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於乎世習日下士不以文章自重皆挾爲取富貴之資而已耳得如原采而友之豈非吾之願哉故序其文以見其可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洪武某年月日謹

邑人謝省世修撰

新刊靜學王先生文集後序

昔歐陽文忠公謂衆人之與草木鳥獸之死同一歸於腐壞泯滅獨聖賢於其閒異於衆人草木鳥獸雖死而不朽逾久而彌存也若吾靜學王先生國朝仕至翰林修撰西江楊文貞公實先生之所舉者壬午歲不病而客死於廣德逮今壬辰七十有一年矣生氣猶凜凜不朽而存非得聖賢之道能之乎省為邑人於先生死後二十年生又二十年喜從長老談先生節義事始知先生之所以死而內閫安人死于犴二女同死于井噫臣死于君妻死于夫子死于父非道充于身行于家能之乎先生尤善于文章省恨不得一覽去年冬從吾台守阮公必成得是集讀之無一言不本于仁義之所發其

送友人應薦詩有曰吾觀古豪士道在身可捐與其不義生有媿于皇天寧令就義死含笑歸黃泉數語當時不知先生者孰不以爲夸詞後先生卒踐其實可見死生素定于胸中而自處處人同一心也林先生公輔吾台名儒序先生之文稱其氣節庚庚略不爲勢家所屈先生之生如此則能如此死也不難矣林先生所序之文棄散不存此則十之一二省恐久而亡失謀吾衡守徐公定之斥俸錢繡梓布傳四方使大夫士讀之見先生之行不違其言實有得于聖賢之道所以異于衆人草木鳥獸之死不朽而存者雖千萬世猶一日也先生名叔英字原釆靜學其別號黃巖人墓在廣德無子孫

以世其家惜哉是歲冬臘月吉日邑人桃溪謝省世修

序

書靜學王先生文集後　邑人徐孚定之撰　靜學集附錄

嗚呼節義人之大閑也求能眞知而實蹈者鮮此亂臣賊子之所以常接踵于世也惟知哲之士灼知天理之在人本實而無僞是以知生有不重于義死有安于生故寧殺身以全義不求生以害仁也若吾邑靜學王先生其眞知而實蹈者乎先生于死時沐浴具冠服作絕命詞一首而告逝嗚呼人孰不死求如先生之從容就義者眞難矣其扶綱常植彛倫豈淺淺哉先生洪武中與同郡方公孝孺林公佑以文行著名林公嘗敘先生

之文而先沒方公亦繼先生謝世今其文章有刋刻流佈者矣先生之文東里楊少師先生存日欲加纂集求無完稿深悼惜之今寶慶太守謝君世修甫慨生也後而不及拜先生以承其敎幸得先生文將以私錢募工刻之爲序于後以廣其傳使後來景先生之行者可因文而考先生之心爰以書來告且俾相其事嗚呼林公序先生之文詳矣死而成仁取義爭恐歲月易更將有不知其詳者敬以幼聞父兄之言書達謝君附之卷尾使後讀先生之文者庶因而得先生之本心云成化癸巳邑人徐爭敬書 按徐爭字定之御史湯字敬之之弟御史新字德新從子貴巖大澧人正統六年辛酉舉人衡州知府

留別胡饒文詩

我來遊天台非爲求神仙行行山水間將欲遇才賢邂逅得吾子姓字聞昔年開懷吐言論文彩何郁然山花與澤卉照耀春風前迺知盛名下衆口非空傳相會惜遲暮忽別誠可憐飲我綠玉醑贈以瓊瑤篇冀我即來返庶以相盤旋茲情既云厚孰敢違所言館客況有地舍此復何遷還期誓不遠恒看山月圓攜君一樽酒相

候大溪邊

送友人應薦詩

平生愛交友相知無幾人如君晚結好乃獨深相親自

從交接來始歷三秋春其間僅數會每會必傾眞好語
類弦直和氣如酒醕世道日卑降友義久已渝不意凡
礎中見此席上珍自謂得良友可以資吾仁君今應薦
起得失未足論嗟余獨感歎黯黯成銷魂夫人出處際
我固嘗能言不仕旣非義豈得徇私恩嗟乎今世士未
必皆愚惛奈何貞素節未見有赫烜淺夫或未喻君宜
識其原咎罪良訶譴玉石慮俱焚視貧可扶難遂長利
欲根以茲重獲戾刑獄亦已繁謀身有大道始仕將未
聞人生貴盡職福祿何足云為子必恭順為臣必忠勤
君父我同體淑慝寧無分天聽果遐邈縱死亦何怨吾
觀古豪士道在身可捐與其不義生有媿於皇天寧令

就義死含笑歸黃泉肯從濁濁流包羞享華鮮嗟余有此語蘊蓄會未宣匪爲知已謀何由出咽咽若其諒撫臧當爲後世傳

詠窗前竹二絕句 有序

齋窗之前昔年手種小竹五株今歲始覺生意漸盛余自顧贊教于茲歲將七週矣兩年之後又當考滿而去與此君不能久矣代余而居此者今雖未知其誰使有賢于我繼余以交此君吾亦知此君不能忘情于我矣慨然有感遂成絕句二首一以勉諸生之善學使勇于自進以滿鄙懷之望一以期後人之善教俾臻于有成以爲斯文之光云

七載論經在泮林窗前種竹未成陰自憐相看無多歲

早發高梢慰我心

眼底新篁欲作林栽培一一自經心後人得此宜深護

留與琴書作好陰

遺文

資治策 并序九首今録四首

臣惟三代之下得天下以正者惟漢唐宋而已漢高祖

起布衣順人心除秦暴此最得其正者也宋太祖乎五

代之亂雖以周臣代其位然出於人心所推戴亦得其

正者也唐高祖雖隋臣亦因人厭隋政以除其亂亦庶

幾得其正者也惟其得之以正故其傳之也遠自漢唐

宋之外無足數者矣惟我太祖高皇帝當元政衰亂羣雄競起之時以布衣提三尺埽除兇僞卒成攘夷狄安中國之大功創業之跡方之唐宋尤無慚德眞可與漢高祖並稱矣是則三代以降得天下最得其正者惟漢與我朝而已然自高祖之身已受挫於匈奴而其土宇亦未甚開廣歷惠帝文景之世皆有匈奴之患至於武帝窮極兵力而後夷越以定匈奴漸衰豈若我太祖皇帝疆土漸闢四夷咸賓身親致之其功比之漢高蓋益隆矣且漢高又以過愛寵姬欲廢嫡子而立庶子後雖以太子能致四皓之故位由以定然終非出其本心於德有損而我太祖皇帝無有偏寵私愛立子立孫必以

家嫡比之漢高尤無遺憾是以天下有識之士覩我朝
創業垂統正大隆厚如此以是卜知國祚當有萬年之
永非漢唐宋之遠可比隆也今皇帝陛下纘承大統誕
修文德善政仁聲日益布聞四海之內若臣若民罔不
歡慶萬姓一辭咸謂聖明在上唐虞雍熙之治可以復
見於今日是以天下之士莫不願仕於當時天下之人
莫不願生於斯世國祚靈長之符已可驗矣天下人心
娛樂若是何以於今日始見之蓋太祖皇帝除姦剔穢
抑強鋤梗不啻若醫之去疾農之去草者也夫急於去
疾者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者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
勢也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變養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

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太祖皇帝之心固以此待於陛下天下之情亦以此望於陛下今既上有以副皇祖之心下有以答羣生之望固宜乎人心之娛樂見於今日也人心之所歸卽天命之所屬豈有得人心而不可以得天命者哉臣竊以爲得人心於一時者易得人心於永久者難今陛下卽位之初人之所望者猶淺他日治政既久人之所望者不止如今日而已蓋今日天下之心莫不期陛下爲堯舜觀陛下今日所發號施令而措諸天下者固皆本乎堯舜憂民之心矣安知異日之治不能匹儔於堯舜而臣爲是言哉誠以其身已能而不厭乎人之告戒者堯舜之君也其君已能而

不忘乎己之告戒者堯舜之臣也稽諸虞書可以見矣臣學術疎淺才無一長固不足以爲堯舜之臣然獨有忠君愛國之心可以自許平居每思當世之務時有管窺蠡測之見私竊自顧處職疎賤欲以上陳則有出位之嫌恆恐碌碌無分寸補益當世與草木同腐今幸遭陛下以堯舜之道爲己任求賢用言惟日不足如臣之愚昧亦蒙徵召爰自聞命以來且喜且懼所以喜者以獲覲聖顏庶可陳其平時素蓄之志所以懼者以才術疎短不足以應明主非常之求既又自念凡人知識各有短長臣之事君惟當竭其所知而已固不可强其所不知以爲知亦不可因其不知而遂廢其所素知以爲

不知者於是輒自奮勵而敢陳其夙昔微見於陛下也

臣聞帝王之治無他求以安民而已蓋爲治之道必本於修身必在於親賢親賢而後可以任官任官而後可以立政立政斯可以安民民安則雍熙之治可以馴致矣臣今謹陳資治策八條其一曰務學問其二曰謹好惡所以修身也其三曰辯邪正其四曰納諫諍所以親賢也其五曰審才否其六曰慎刑賞所以任官也其七曰明利害其八曰定法制所以立政也政立則民安矣

伏惟陛下自繼位春宮日與儒臣講求理道固已體諸心而見諸行及卽位以來凡所設施無非順民之心而不私於己則於學問不爲不務好惡不爲不謹矣日以

進賢退不肖聽言用謀爲務則於邪正不爲不辯諫諍不爲不納矣俾內外大小之臣各舉在位賢否賞不僭而刑不濫則於才否不爲不辯刑賞不爲不愼矣聞利必舉聞害必除著而爲令布之天下則於利害不爲不明法制不爲不定矣是則凡臣所陳皆陛下之所已能者也知陛下已能而猶不已於言亦庶幾追慕乎堯舜之臣所用心耳惟望陛下恕其狂愚之罪納其忠愛之情而裁察之毋恃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則於久安長治之道未必無補於萬一而人心可以永得天命可以永膺矣謹陳其策如左

一務學問

昔傅說告高宗之言有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必師古乃克永世臣以是知爲人君者不可以不學而所以學者必於古訓而後可蓋古訓者先王已行之法載諸方冊而其善惡治亂之效已章章乎可驗而不可誣者後世君臣雖有賢聖所言所行豈能過之故爲人君者誠能於古訓學焉而以其善而致治可以爲法惡而致亂可以爲戒者體之於身驗之於當時而力去取之則於治天下不難矣臣竊觀三代之善惡治亂載於經漢氏以下善惡治亂載諸史陛下如欲師其治而鑒其亂宜倣前代置經筵以有識儒臣爲經筵官聽政之餘使之朝夕以經史善惡治亂之說講陳

於左右陛下聞一善行則宜反而體之於身曰彼善行也吾身有是否乎無則修之有則加勉可也聞一不善之行亦必反而體之於身曰彼非善行也吾身有是否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也如是則吾之行無不善矣不獨於行然也聞一善政亦宜反而驗之當時曰彼善政也吾今日有是否乎無則舉之有則守之可也聞一不善之政亦必反而驗之於當時曰彼非善政也吾今日有是否乎有則去之無則益修可也如是則吾之政亦無不善矣行與政俱無不善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伊尹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之謂也董仲舒曰事在勉强而已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由是言之陛下如果以臣言爲然也亦惟在乎勉強而已矣

[illegible]五謹好惡

臣聞人君之所好天下之所趨人君之所惡天下之所棄是故上好仁則人皆興於仁上好利則人皆興於利上好忠則人皆興於忠上好佞則人皆興於佞譬之形立則影隨聲發而響應固自然之勢要不可以不謹也凡人惟豪傑之士爲能自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從化於上者昔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蓋矩於隋非不能忠也以忠非隋所好故不爲忠而爲佞於唐非不能佞也以佞非唐所好故不爲佞而爲忠夫忠之與佞固若薰

猶冰炭之相反而矩以一人之身而其變化之易如此以此推之則知臣之善惡惟視君之好惡何如耳君陳之書曰凡民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皆言爲人上者不可不謹於好惡如漢之張釋之葢亦知此故於文帝善嗇夫之口辯欲超遷之而釋之不奉詔因言於帝曰恐天下隨風而靡爲口辯而無實下之化上疾如影響舉措不可不審帝善之而止釋之可謂知教化之本矣非文帝之賢烏能從之今陛下之好惡固已皆謹未聞有不得其正者惟願謹而益謹焉耳謹而益謹之道何如必也於一舉動之間內以度其可否於心外以質其是非於人善則行之不善則勿行或

已行而速改之如是則凡發於身而措諸事者無不得其正而天下之所趨亦無不得其正矣

七明利害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蓋爲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旣富之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大學傳之十章言治國平天下之事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於此者亦頗知其大略矣恆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

斂未平而田多荒萊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汙雜之衆而失助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貧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宂官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爲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衆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舊然庶幾使民有

恆産者自唐以後恆産之制至今不行故富强兼并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而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恆産未制之害所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故賦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輕惟係於官者其賦重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造籍徇私往往以肥爲瘠賦當重而反輕者有之以瘠爲肥賦當輕而反重者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爲重而未必重於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遥勞費不少收納之際

嘉業堂刊

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輸租賦之餘而又有可以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所以田多荒萊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爲兵者旣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有餘丁不爲商則爲工亦是不耕而食於農者今務末者衆而務本者寡實由於此此軍卒有餘多之丁可裁減歸農而末裁減之故也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爲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而後世爲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託於此又倚

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爲之者衆然能守戒律者甚少而不守戒律者甚多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然營利無異於汙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況可律之於吾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託佛老以爲生無有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如此此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其徒者足以獲福且輟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以此故耳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實由於此此僧道有汙雜之衆可除省助農而未除省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爲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爲末每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

之法每病於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爲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不給反稱貸於商賈況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生業而施奇技淫巧爲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副其一家之售由是務末者恆有餘而務本者恆不足誠以務末恆勝而務本者常負之故也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末衆者乎古者天子不過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天下精兵亦不過二十萬以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

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多員冗而有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亦由於此斯二者豈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浸多然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其役民歲亦不過一十日蓋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移州縣人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丁應役諸役不給丁才當差亦有男丁有故而役及婦人者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由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時又盡其力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爲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於傜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欲急近利者眾故其入洿池多以數罟由是材木常用之不給魚鼈常食之不充此所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

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多無餘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收穫之時勸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其法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烖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凡吉凶之禮僭於公侯者有之至於齋醮則有累日之設費用至百數千緡

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以居處服用之物無以適意至有婚姻之事往往貸假於人務爲浮奢以資觀美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或窮竭家貲設作齋醮以杜外議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必歸咎於諸淫祠苟乏祭物或竭己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或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乎凡此數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徧舉欲致民富之道有害如此此所以未能遂民之庶而教化所以難行也陛下苟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爲害則除之明其爲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

而教化之行有不難矣

送卓景高序

吾友卓景高以行業修著有譽於人久矣今年夏嘉興之海鹽縣學以浙江參議公之命遣二生走數百里致幣於景高之廬請訓經於其學弟子戒行有日矣予與景高交最深乃贈之以言曰韓子有云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世俗淺儒不知是道苟居師位輒不自下務以博聞多識篤服其徒然而聞未必博也識未必多也故於傳授答問之閒往往蔽其所短而見其所長隱其不知而罔爲已知内以欺於心外以欺於人其爲害也甚矣余昔與吾友同學於仙居張先生者博

記多聞諸經兼治然其爲文常以示其徒習文者使是非之言之而是未嘗不從是不蔽其所短也陳先生者雖聞記有限然專精於尙書弟子請問有所不知不敢强詞以對不曰忘之則曰我未之稽是不隱其不知也故當時門人輕劣無知者或笑其短而敦厚有識者俱服其賢余數年來亦僭爲師嘗念二先生所爲故未嘗敢有欺於其徒嗟乎彼欺其徒者夫豈其所好哉蓋亦有所恥而然也殊不知天下古今之事變無窮雖賢聖不能盡知況學者乎傳曰知之則曰知之不知則曰不知是知之之道也亦何恥哉孔子以大聖之才爲七十子之師且以助我望於顏子以起予稱於子夏由是言

之為師者豈盡賢於弟子乎景高以敦實厚重之資通潔淨精微之學其教人之術固恢恢乎有餘者又豈待於余言哉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序

送教諭韓君歸廣東遷葬序

天台學教諭韓君與吾仙居學教諭麥君皆廣東人俱以郡學生中洪武丁卯歲鄉貢進士第由是並擢為學官二君生同方學同業舉同年官同職且同郡甚相好也今韓君以其先府君之墓侵於城郭假歸改葬麥君亦欲歸葬其親故韓君取道仙居將與麥君偕行而麥君適以事牽不果二君之意有不釋然者余解之曰人之生同方者多矣而學同業者有幾舉同年者有矣而

官同職且同郡者復有幾二君昔之所同不圖於同而自同今之所異不圖於異而自異其同也若或使之其異也若或禦之是豈人力之所能為哉豈所謂莫之為而為者豈非天乎人惟知天而後能盡心於其所當為而不妄意於其所難必若然則雖大而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有不足以動其心矣況其事之細者耶二君皆廉慎君子蓋幾於知天者故余以是告之既以慰麥君之心復以相韓君之行云洪武二十有四年正月壬午序

送洪仲藩序

國朝於天下郡若縣咸建學校置弟子員立師儒以教之而師儒之職必任之以明經飭行之士雖有文行而

非明經習舉子業者亦不得以任之欲其備也由是教職之選恆乏其人而學校師位曠缺者在在有之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患學校缺師之多是時方召天下老成人集於京師於是命擇敦雅而有文章者俾充教職武昌郡學訓導洪仲蕃先生台黃巖人始隱居鄉里凡處爲山中好與高人逸士交遊獨以經史詩歌自娛而於勢利聲華澹然無所嗜及應教職曰祿爲而曠其事君子弗爲也於是蚤夜孜孜專以造成後學爲事蓋先生之行修於家而信於鄉者既久固有以淑諸人然其素所學於經者惟以窮理爲務初未嘗習舉子業自職教於茲始取先代科試之文讀閱之未幾而有得素學舉

子業者或反有不遠由是其所教弟子登第者居多先生既名實日著光素有長於歌詩聲而武昌實秦楚之衝爲江南大都會其仕於王府位於政憲兩司與夫自京師及四方來者率多尊官顯人往往皆有求於先生得其片言隻字莫不貴而寶之如獲良金美玉其見重於人如此余年秋有例徵入天官蓋將改授他職其僚友及諸生輒不惜先生之去以謂失良師友政憲兩司諸公及太守鄧公咸欲上章於朝留先生勿行先生固止之蓋以年老頗厭應接之勞欲因是徵請於朝而歸休故鄉以終其餘年也夫以先生之文行雖使之輔教京都太學殆不爲過況州郡之學乎先生年雖老如師

儒之職徜猶可任今聖天子方隆文明之治欲求老成
之士賢而有文如先生者夫豈易得先生歸休之志克
遂與否固未可知也某獨念與先生同邑年雖頗後於
先生然自託交以來蓋三十餘歲矣先生來武昌之七
年而某亦來佐致德安雖相去遠數百里而三年之間
亦兩會見其爲喜幸不啻若骨肉之親久離而復合也
今者又復遠離未知後會更在何地固不能撫悵然於
懷耶又歎丈夫幸生聖明之時政有道者得以大行之
日如某之不肖不足淑人者固當退歸田野與農樵爲
伍乃以年壯欲退而不能甚可媿也如先生眞足以淑
人者政可與當世賢傑相左右乃以老而欲休良可惜

也某宜老而反壯先生宜壯而反老豈不有負於明時也哉序此以贈先生之行使覽者知先生之可惜而余之有媿也洪武三十一年十有一月丁丑日某序

蓀按丹邱舊隱圖序作於洪武三十年十月言洪仲蕃年五十餘佐教武昌郡學余今年春亦來佐教德安郡學則是時仲蕃當已六十矣靜學自云年頗後於仲蕃託交已二十餘歲則洪武之末靜學之年當在四十以外無疑矣

草心堂詩序

爲子者之不足以報其親之恩亦猶萬物之不足以報天地之恩也天地之恩非萬物之所能報而萬物之中

有超乎其類而聖如堯舜足以參贊天地之功者亦可謂能報之矣然而堯舜之心亦未嘗自謂足以報天地之恩也故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父母之恩非人子之所能報而人子之中有超乎其類而賢如曾參足以承順父母之志者亦可謂能報矣然而曾參亦未嘗自謂足以報其親也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蓋萬物之靈者莫如人而人之中莫靈於堯舜堯舜且以爲不足報天地之恩況其不如堯舜者乎故人之孝者必曰子而人子之中莫孝於曾參曾參且以爲不足報其親之恩況其不如曾參者乎昔唐之孟郊有見乎此故郊自念不能報其親而作爲游子吟之詩有曰難將寸草

心報答三春暉其意葢以天地之恩喻父母之恩而歎其難報此非知孝於親者其能發此乎然郊之詩以尼於羈旅窮困不能養其親而作固宜其形於言者如是今吏部郎中永嘉楊公爲人溫良謹厚方其未仕也未嘗旬月違遠其親其所以事親宜無不至矣及其既仕而尊公揖館又得循例歸盡喪葬之禮今公復出而仕於朝太夫人在堂既有二弟足以爲養而其祿俸之入又足以資其祭養之具是其身既無羈旅窮困之悲而其親信非如郊之不得養者顧乃亦以不能報其親而有取於郊之詩語名其堂曰草心人固不能無疑於公者余以謂不然人子事親之心凡其易於自足者必不

能孝於其親惟其常不自足者斯能孝於親者也孝如曾參且不自足公固學曾者也烏能以是而自足哉推是心也不惟能孝於親要必能忠於君矣不惟能忠於君凡日用彝倫之間將無所不用其極而人道於是乎盡矣若然則顯親揚名將於是乎在豈果不能報其親如寸草之於春暉乎公固以此自期而士大夫亦以自期於公者觀諸公因公之有是堂而為之作為歌詩者可見矣公以諸公之詩宜有序而以屬於余余辭不獲故為說以序之如右

一清軒記

天下之物莫貴於清莫不貴於污天下之情亦莫不好

清而惡污何也蓋清者善而污者惡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物之出於天者其清莫如風出於地者其清莫如水風之清以動萬物爲功水之清以潤萬物爲功而物由之以生以長以遂以成清之爲用大矣是以王者清而四海以平侯伯清而國以寧官師清而政以成蓋清則明明則公公則仁仁則何處而不順哉故君子惟患不清也今夫人見一廉士焉鮮不貴而愛之以其清也見一貪夫焉鮮不賤而惡之以其汙也至於其身則不知所貴而乃污之豈覩其身不如他人哉利欲交於中而不能自克耳黄岡張侯以一清名其軒求余文以記之余謂張侯蓋知貴其身者歟人固患乎不清也而清

又患乎不一能一於清則小物不足累大物不能移而吾心常超乎萬物之上矣其貴孰加焉夫人亦有於平居無事之時頗清明自期及臨利害僅如絲髮則窮智力巧爲趨避以求必得者蓋由其守之不一耳故清而能一斯可以言清不一則不足以言清矣書曰惟精惟一是則一豈易能哉要必精於義理之辨而後能不然則事物之來眩惑於前而莫知所從烏保其能一乎故君子必貴乎學也張侯爲武官而好文辭其接人貌恭而言文蓋喜學者昔呂蒙爲吳將初不知學後與魯肅論議而肅驚之以學故也蒙之學徒以知軍旅之用猶有過人者況學君子之事乎張侯年盛力强又幸生太

乎之時職務多暇足以有爲苟能因其所好而事學焉則他日所就豈余所能量哉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冬十二月某日記

原命一首贈楊文忠別

人之生或貴或賤或富或貧或壽或夭其貴之等則有爲公爲侯爲卿大夫爲士者焉其賤之等則有爲農爲工爲商賈爲奴隸者焉其富之等則有百金千金萬金以至於貨利無算者焉其貧之等則有無一歲之蓄一月之蓄一朝之蓄者焉其壽之等則有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九十百年者焉其夭之等則有四三十年二一十年與不滿十年及一歲者焉是其故何哉蓋有命焉非

人之所能為也命者何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者也夫貴者得乎氣之崇高者也賤者得乎氣之卑下者也富者得乎氣之豐潤者也貧者得乎氣之枯瘠者也壽者得乎氣之攸長者也夭者得乎氣之短速者也其間又有等級之不齊者隨其所得之氣有多寡也是故貴者不可使之賤貧者不可強之富壽者不可奪之夭固有始出奴隸而終受侯封生飫粱肉而歿無飯含出入鋒刃而老死衾帷者豈其智力所能及哉故孔子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至論富則曰富若可求則執鞭之役吾亦為之由是觀之豈非命歟古之君子知其然是故為其分之當為而不以利害死生易其節不失其心無媿於

人不求福而福在其中故其生則無媿於爲人而身有餘榮沒則無媿於爲神而子孫蒙其福後之君子其明乎此者蓋鮮矣是故於其分之當爲者漫不加省而於利害死生之際則巧爲趨避無所不騁其私徒遑其心而傷於物終亦必及其身而後已故其生有餘恥而沒有餘殃甚可歎也余嘗與友人楊文忠論而悲之文忠始由縣學生升太學上舍嘗入試文淵閣其文冠多士及出爲永福丞以廉能有聲譽復還鄉里囊橐蕭然居憂三載力耕以自給未嘗妄求於人豈非可謂知命君子歟今其服闋往覲京師將獲有職任之寄余欲其無變於初志益務其當爲也故以所嘗爲議論之言作原

命一篇以贈其行亦因以自勖焉洪武二十有二年九月乙巳著

愚齋箴

求君孟直以愚名其齋求余爲之箴夫世之愚者莫如余其何以箴求君耶然其意勤甚不得無言非惟以箴求君也亦因以自箴焉其箴曰

天之生人少哲多愚愚之與哲相去雖遠化愚爲哲其道則近我觀古人哲人如愚是以益哲愚人自哲是以益愚夫哲莫如周公孔子然猶恂恂如弗能兢兢如或失學如不及夜以繼日矧於愚人其當何如令吾後人其果哲耶固宜退然若愚志師周孔以求其如況其愚

也可不懋焉夙夜孜孜惟周孔是師

跋宋名臣八人遺像後

右宋趙韓王韓忠獻公文忠烈公司馬文正公歐陽文忠公黃太史王荆公蘇文忠公八人之遺像元史官周伯琦跋其後以謂其先出於霜月翁劉訥之所藏今本則忠獻公十世孫諤屬吳郡張渥之所臨也劉訥者余固未知其何人然趙韓王在太宗之世而忠獻公以下七人皆在仁宗以下之世則此八人之像其初非出於一人之筆明矣蓋訥之本偶得此數公之像臨之併爲一卷耳今以此八人之事言之若趙韓王則專以功業聞若忠獻忠烈文正三公則兼以功業道德顯若歐蘇

二文忠則以文章事業著若黃太史則專以文學名是七公者其間固亦有不可並列者矣荆公始以文學操行取重當世致位宰相卒以其術敗亂天下為宋禍跡其所為雖欲與黃太史並列亦不可得況可列於司馬文韓諸君子之閒乎吾用是知劉訥之本非以此八人可以同列而其圖蓋出於偶得諸像臨之而併為一卷著也且八人之像惟趙韓二公廼在朝之衣冠而忠烈公以下皆退休之服此尤可以見訥之本為偶得諸像而臨之者無疑或者不察而妄以八君子名之至有謂荆公之操守有非諸君所可及者可謂失之甚矣余固不可以不辯然余又即諸公之像而觀之惟趙文韓歐

四公之貌稱其功業道德溫公以下三人皆不稱其德業文章而荆公之貌溫其如玉者也由是觀之以貌取人其失者多矣是豈不可以爲觀人者之鑒哉觀此卷者以余前所言而能求自進於君子之列以余後所言而寔使德勝其貌而不使貌勝其德如是則觀像固爲有益於身而圖像又豈不有補於世哉

與方正學書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閒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係天下之望仕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兹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

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
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
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
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
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閒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
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
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
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
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
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
皋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

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尙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

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旣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台學統卷二十九

台學統卷三十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八　明儒四上

忠文方正學先生孝孺上

明史列傳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傳孝孺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輩胡翰蘇伯衡亦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誅扶喪

歸葬哀動行路既免喪復從濂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吳
沈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
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為仇家所連逮至京太祖見其
名釋之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
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為
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
正學及惠帝卽位召為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
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
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時修太祖
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為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
學博士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建文三年燕

兵掠大名王聞齊黃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孝孺建議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諭數千言授嵓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嵓匿宣諭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詔五月吳傑平安盛庸發兵擾燕餉道燕王復遣指揮武勝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未幾燕兵掠

沛縣燒糧艘時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又饋餉道絕孝
孺深以爲憂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譎有寵於燕
王嘗欲奪嫡謀以計閒之使內亂乃建議白帝遣錦衣
衛千戶張安齎璽書往北平賜世子世子得書不啟封
并安送燕軍前閒不得行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
詔徵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
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決戰江上勝負未可知
也帝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說燕王不聽帝命諸將
集舟師江上而陳瑄以戰艦降燕燕兵遂渡江時六月
乙卯也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力請守京城
以待援兵卽事不濟當死社稷乙丑金川門啟燕兵入

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

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稌潛錄爲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仁宗卽位諭禮部建文諸臣已蒙顯戮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其外親戍邊者留一人戍所餘放還萬厤十三年三月釋坐孝孺謫戍者後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千三百餘人而孝孺絕無後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復洪武二十五年嘗上

書闕下請減信國公湯和所加寧海賦謫戍慶遠衛以軍籍獲免孝復子琬後亦得釋爲民世宗時松江人俞斌自稱孝孺後一時士大夫信之爲纂歸宗錄既而方氏察其僞言於官乃已神宗初有詔褒錄建文忠臣建表忠祠於南京首徐輝祖次孝孺云

正學先生事狀一 臨海陳紀字德廉撰　赤城後集二十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姓方氏系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寧海侯城里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諭父克勤母林氏以至正戊戌生先生癸卯母歿時方六歲哀慕如成人洪武辛亥隨父至濟寧謁曹國李文忠公公禮貌之期爲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

以身爲軍贖父罪丙辰以文謁金華宋太史公於翰林公視其凝重不遷於物穎脫洞釋諸理有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之喜館置左右譚經歷三時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值父歿扶櫬歸葬丁巳太史公謝事還浦陽先生復執經往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歸大道每初發其端卽能逆推而底於極見於論著文義森蔚辭意渥然常新亦始有竭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寒暑而已庚申之秋歸省祖母公惜別因序其素有之善勖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許者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辛酉公徙蜀

先生往省不獲爲文頟天願以己之壽年輸委乞延師命王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山絕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癸亥召至京以疾還壬申復召除漢中府學教授有令許至家與妻偕往癸酉閏四月到任時京府敢偕君四川遵蜀王命俱以鄉試考文見徵先生辭四川赴京府甲戌春朝蜀獻王道經褒得謁宋太史公墓而恤其家王好善忘勢召對不名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爲正學先生自是書啟往復無虛時其賜教有曰闔門忠義爲百世光華先生謝云惟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丙子考文京府戊寅

高皇帝賓天皇孫嗣位召爲翰林博士已卯陞侍講命
考文京府庚辰復司會試一時君臣道合有大制作若
省躬殿銘凝命神寶頌御史府記東甌王神道碑銘皆
出先生手是時海宇謐靖幽州兵起先生憂國追惟劉
中丞基爲之淚下未幾天命有歸先生以死殉君至於
夷滅不變上距宋太史公惜別時適二十餘年矣知德
之深知言之至至是信哉爲文雄邁醇深所著述有基
命錄武王戒書訓釋周易枝詞十餘卷宋史要言起太
宗盡哲宗凡十卷今皆不存所存周禮辨疑宗儀雜箴
雜戒深慮公子問對釋統上中下等篇然當時有禁又
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鋟梓以傳南安守華亭

張弼題其卷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九原有知亦足以少慰也夫予小子景仰先哲直以甲子書其所信者以示不忘　弘治己酉五月朔

台學源流　明臨海金賁亨字一所撰

方遜志名孝孺字希直寧海人父克勤號愚菴好古嗜學研究羣經及濂洛關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委精思力索而允蹈之慨然以爲不合天人以爲學非學也嘗爲濟寧守以風化爲急府庭之間不陳扭械其政績名一時云先生侍父宦遊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顧學之志既而從潛溪宋景濂遊潛溪見其文深器之名流老輩皆推讓弗及識

者以為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先生未覩文藝恆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己任嘗曰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也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因列所當勉者為二十一箴又作雜戒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章家人箴一十五首以告其族人謂先王之治先德教而後政刑作深慮十道謂篡臣女后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其言多先哲所未發者又自悼空言寖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為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眾其論靜則本於無欲謂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耳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錄兩

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其論敬以操而不失則內直
內直則外方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其
論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
氣病何由入之善養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卽病易去
耳其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見者咸以爲程朱復出
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先生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
無儲粟者奚獨我哉洪武中以薦召至京上見其舉動
端肅謂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授漢中
教授蜀獻王虛以賓師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爲更其
號稱正學先生云後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革除之際
與練子寧等不屈而死年四十有七文廟嘗與楊榮論

子寧等曰使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爾仁廟亦謂宰執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從寬典鄉縉紳始刻其遺文四十卷後刪定爲二十四卷邑令郭紳爲立祠祀之其所著周易枝詞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註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皆不傳見蘇平仲文集潛溪集天順日錄備遺錄革除遺事錄遜志齋集郡志尊鄉錄

棻按明史太祖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在洪武十五年壬戌越十年壬申四月太子薨九月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今以莊士云云爲在壬申之歲故以爲謂皇太孫誤矣又云更其號稱正學先生後爲翰林博士年四十七俱誤先生生於至正丁酉至建

文王午年四十六耳

赤城新志方孝孺字希直號遜志幼時從其父濟寧公北遊歷齊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跡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然以為縱顏閔未可幾及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遽讓之但世無孔子不得所依歸爾蓋其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弱冠日讀書積寸五經百家皆已醞釀下筆翩翩盡聖賢膏腴從宋太史公游公所收皆天下名士一見深驚異之以為莫之與京洪武中被召為漢中教授歲壬午以翰林侍講卒於官所著有遜志齋稿二十八卷太史公稱濟寧之學謂自晦庵文公紹伊洛之正緒傳道而受業者幾徧大

江之南而台為極盛流風遺韻迄今猶未泯若濟寧守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與葢其學實本之家庭益擴而大雖功業不究而道德文學識者以為當代一人云

文學博士方先生傳

海鹽鄭曉窒甫撰　吾學編

先生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居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閒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己任世咸以為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

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揭樞薦召見上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按當作皇太子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孝孺名特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侍經筵備顧問孝孺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大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

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荅孝孺嘗作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擷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輭彤庭尙薄寒御爐香遶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延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頌皆用以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孝孺爲文章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既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君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諭再三終不從又詔孝孺草詔一見悲慟聲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若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

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勞苦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父不報宋濂葬夔州

孝孺自漢中走荆榛往祭且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備至與林右王紳郭濬劉浩葉見泰王叔英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砥礪時王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深然之及柄用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三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篡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誌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

洪熙初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姦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云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孝孺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言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姦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謫寧海

儒林錄方正學先生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

海人幼精敏雙眸炯炯讀書以寸爲日人呼小韓子年廿四侍父宦遊齊魯閒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歎曰使吾遊孔門顏閔縱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有輩豈皆讓之耶但世無孔子不得依歸耳年三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潛溪先後凡六載盡傳其學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友朋以文詞相問者謂文不足爲必告以道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縱盜於家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

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尙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誡以自警持守之嚴踐履之篤眞堪與紫陽相伯仲時人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先生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無儲米者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吳沉薦召帝稱莊士二十五年交薦授漢中府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建文帝即位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使講解君臣之間同於師友臣寮奏事命就扆前批荅相與講論周官法度於是品官階勳改如周禮卿大夫士之制靖難兵起詔檄皆出先生手齊黃雖用事急輒倉皇失職先生能畫奇策

閒燕王父子燕王幾殺其世子燕兵渡江力勸帝固守
京城以待四方之援不聽時齊黃出走先生獨留宮中
火先生服斬衰哭臨於家初文皇南下姚廣孝啟曰孝
孺必不降幸勿殺殺此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入召
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廖銘往先生怒曰汝讀書幾年
不識一是字耶兩子復命遂使人繫置獄中及草卽位
詔藎文皇旣負慚德欲得先生筆以塞天下之口服天
下之心及召至哭聲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勞
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先生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
渠自焚死先生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
曰國賴長君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朕家事

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先生投筆大哭曰吾腕可斷筆不可枉文皇大怒曰汝能遽死耶朕當滅汝十族仍繫獄中每抄提輒示先生使先生知交友門生戮殆盡先生不從乃磔於市先生慨然就刑年四十六妻鄭及子女先經死連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廖二子拾先生遺骸葬聚寶門外亦見收論死是時溧水尚書魏澤謫寧海典史藏其幼子德宗於雲閒門人俞允家招贅鄞孤師門再造以故先生今猶有後先生眞諒剛毅尤篤人倫其學得之家庭而淵源於伊洛文章類蘇氏而正論過之所著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注帝王基命錄宗儀九篇緻誠

宋史要言文統遜志齋集若干卷行世南渡謚文正
明儒學案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父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爲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讀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

嘉業堂刊

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旣憮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崇禎末謚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朋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强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

尙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眞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原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訾王室也況先生未嘗當國惠帝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

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寧皆已甚之所至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論也

明儒學案師說　黄宗羲述

方正學孝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

文自任會文明啟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三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旣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媿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

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
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
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
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
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
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文學博士方孝孺寧海人嘗從宋濂學蜀獻王聘爲世
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建文初有大政事輒咨之
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燕王陷京師逼草登
極詔哭罵不屈磔于市弟孝友亦死妻鄭氏二子中憲

中愈俱自經二女投秦淮河死見明史及輯覽

方孝孺通經勵行取義成仁無負平生洵稱儒者諡忠文

右建文殉節諸臣專諡

正學齋記　金華王紳仲搢撰　遜志外紀上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神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聘置左右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脩體驗為務與公論辯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合王愈加斂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

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涫厚人倫明於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列國分爭人尚詭異各負知能自立門戸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爲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横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著書動以百計其爲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爲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道遂若歧逕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

正爲何如哉倘幸閒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閒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頹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爲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獨立於百世之下皆閒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灑落之懷得理奥於默契心融之抄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羣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澄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反有

過之則夫淩高騖虛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以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遡三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爲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釋眷念之萬一苟以爲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爲御焉

送方教授還漢中序　王紳　成化集本附錄

立志而期底於聖人出言而能傳於後世此士之所當然而爲學之所當勉焉者也蓋士之爲學不以高大自期則立志不遠不以斯道自任則出言無補於世自昔

夫賢君子所以德脩而名不磨者以此也人徒知其道尊業盛如景星慶雲麗乎重霄之上紫芝朱草挺乎衆卉之中見者爲之咨嗟聞者爲之景慕下至兒童走卒莫不有所歆羨焉所以得於人者亦已重矣而其心之所存固不在此也若是者其教授希直方先生乎先生天台人也自幼知尙其志凡立言著述非關世教之語不形於文翰年甫弱冠聲譽已播於縉紳間國初大老如太史潛溪宋公教授長山胡公即以斯文之任爲屬迄今德性凝定年益壯而業益成所謂屬於其躬原作窮誤者若固有之非若世之章甫其冠逢掖其衣而聲聞過情者比也然則垂棘孚尹照乘灼爍不足以比先生之

德五采雜施十日並照不足以喻先生之文惟夫學顏
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孜孜於博文約禮之功而思致其
君爲堯舜之君澤其民爲堯舜之民乃其素志而士亦
以此望於先生也甲戌之春以蜀府召命至成都賢王
虛己待之先生日推其所學陳于前王與臣下言必稱
先生爲賢者先生益感知遇之深視義理之精微性命
之玄奧知無不言言必中節及承教旨有所述作尤研
精覃思必歸於正而後已若先生者可謂間世之英才
士林之宗主矣然其道豈止於一身哉乃邦國之華也
紳也辱先生之知最深且久於其還也士友咸賦詩爲
餞故紳特明其志述其學而爲之序云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金華宋濂潛溪撰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芃芃不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希直其爲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燭諸理閒發爲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皇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憑鐙默坐因發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冀負笈重來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遲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

念予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
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躚躚媚學徒三步一回顧
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珞然按珞當作璐
素緗耽清蠹青鐙坐深夜探玄欲忘寢厲味如啖蔗
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于江上舟
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
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得諧贈言如贈金
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貴隨日新慎勿中道廢
羣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溺文辭螢爝欲爭妍
姬孔亦何人顏面了不異肯墮盆盎中當作瑚璉器

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榦凌蒼霞
四海皆兄弟知已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騏驥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盼望遲子能重來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書于蘿山石室精舍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宋濂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贄一覽輒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一發其端卽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

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灌然常新袞袞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知孰爲後孰爲先也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既揚其素有之善而復朂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辭垣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

然無根帶斂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温袖攜
絺繡書面帶黼黻文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旻同滄太
倉粟其勘典與墳潛深索幽邃穹高攀嶙峋踏雪忽言
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侶相憐沿途慰孤貧湛恩來九天
憫我髮如銀特勑還故山許與煙霞親生聞抱經來處
此寂寞濱漭蒼扣無始溟涬窮無垠宇宙所賫攜載籍
所敷陳終始鈞鉗之若大樂建鈞律呂按高下宮商肅
君臣咎和免惉懘疊奏歸繹純桑濮唉靡斥淫哇竟何
存黃鍾壓瓦釜庭燎滅鬼燐侶茲稽古力可敵戡定勛
濡毫寫雄顯勢足移峨岷漏泄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
幻波起伏清温玉嶙峋盡抽神奇祕不墮臭腐塵所以

日出之愈見光景新山鬼當羼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
作家後先各續紛豈知萬毛牛難媲一角麟古今二千
載有如星在晨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
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㫃入
目無留痕自非病狂藥顚倒甲與穜寗因一學徒謏辭
浪云云大言必不怍祇爲所見眞生今省行期序飲松
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瑶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
緡寗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眞儒在用世毋徒滯彌文
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
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生乃
周容刀生乃魯與璠道眞器乃貴實須用空言孳孳務

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聲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毋徒謂强聒一一宜書紳

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先生與趙伯欽書云太史公示予此詩未嘗以示人葢以其知者少故也今特錄寄吾兄前輩勉後學惓惓之意不特在乎文辭而已望相與勉之

按遜志外紀有林公輔葉見泰郭濬跋俱散見各卷

遜學方先生贊 黃巖謝鐸鳴治撰　尊鄉錄節要 按稱遜學者葢合遜志正學而竝稱之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弘上泝伊洛如麟在藪如星在晨旁觀

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咤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覩欿然銘盤書紳雜誡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迄宋歷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從祀文廟奏議 孫刻本附錄

禮部謹奏為遵 旨議奏事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內閣鈔出十八日奉 上諭給事中王憲成奏請將明儒方孝孺從祀學宮一摺著禮部議奏等因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方孝孺昌明正學躬行實踐其事實具詳明史本傳其著作具詳所著文集黃宗羲稱其致

命遂志得中庸之道與激烈殉節者不同恭讀　高宗
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曰及至身臨鼎鑊而抗詞直斥
侃侃不撓未嘗少降其志凜然大節洵爲無忝綱常正
未可以其謀事之不成而概加吹求　聖諭煌煌允爲
千古定論謹按朱子之道傳授黃幹幹傳何基基傳王
柏柏傳金履祥履祥傳許謙謙傳宋濂濂傳孝孺查黃
幹及金華四子久經從祀文廟而孝孺學術精純足爲
師表與從祀之典相符等語臣等伏查道光十九年奉
上諭先儒升祔學宮祀典至鉅必其人學術精純經
綸卓越方可俎豆馨香用昭崇報等因欽此玆查明史
列傳方孝孺寧海人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長從宋濂學

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洪武二十五年以薦召除漢中府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及惠帝即位召爲翰林侍講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燕兵入成祖欲使草詔孝孺投筆于地慨然就死孝孺工文章醕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門人王稌錄爲緱城集故後得行於世又查四庫全書總目有遜志齋集二十四卷明儒學案稱其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謂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

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尚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誡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眞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則其學術精純可見其居官也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已任及靖難兵起力排衆議誓守社稷卒能致命遂志全節完名是以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賜以忠烈明臣扁額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稱其大節凜然無忝綱常則其經綸卓越可見歷代之論孝孺者明太祖稱爲莊士蜀獻王目爲正學姚廣孝謂爲天下讀書種子蔡清謂爲千載一人而黃宗羲師説列孝孺于有明諸儒之首嘗私議其當從祀孔庭是方孝孺學術經綸久有

定論覈與歷年從祀學宮成案相符臣等公同商酌擬
如該給事中所請准以明儒方孝孺從祀文廟再祀典
次序現奉
諭旨繪圖頒發臣等當詳細查覈另行具
奏其方孝孺從祀之處如蒙
俞允再行按次增入繪
圖恭呈
御覽所有臣等覈議緣由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訓示遵行為此謹奏同治二年
五月二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古學統卷三十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